

南宋文範

和16  
34/  
12



利  
294  
12

東方書  
學校

南宋文範卷五十二目錄

策議

平劉豫策

進策渴敵

進策弭盜

策略

察情美芹十論之二

守令策

傳注策

銓選資格策

制舉策七

禘祫議

學校貢舉私議

屯田議

岳飛

王洋

王洋

范浚

辛棄疾

陳傅良

陳亮

陳亮

陳亮

朱熹

朱熹

曹彥約

所錄史  
有拘那

祧廟議

湖廣通志

程秘  
黃幹

築漢陽城議

南宋文範卷五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策議

平劉豫策

岳飛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在彼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進策

王洋

臣聞中國之於外寇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外寇之人自相攻討則敵氛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於茲而荒徼之兵未聞效順敵兵以是日熾京國以是日陵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荒服之情捍

強梁之勢然後外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遠人遠人之  
事中國各有常勢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勢既陵外寇之勢方盛安  
能間敵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  
人掩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國取之之謀利則中國  
啗之之術行況今遠荒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  
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  
中國之勢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  
軒旌旂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  
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為者不  
可以不為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為者固難以必為而冒進亦有不  
可不為者安得以不為而廢功

進策 弭盜

王洋

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  
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為羣或因規  
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撫之宜有悛革若官軍不知出此必  
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或窺侮是以龔遂之臨渤海安赤  
子以稱良虞詡之在朝歌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  
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株連踰州跨邑嘯聚不逞  
攻劫善良此四方之所視以下我興衰寇賊之所憑以相為唇齒  
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  
彼羣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倣州州相煽轉發禍梯  
安能風示遠方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觀奠枕之安乎臣故曰盜  
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為  
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方師未有功羣言屢至賴憲宗  
明斷以有蔡功臣恐江州之寇稍成遷延官軍淹時或有小勦則  
必有言其外順之勢謂可懷柔者臣願朝廷斷而行之勿恤羣言  
必殄此賊以為四方之戒也

策畧

范浚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蓋以爲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譏切于面謗與其壅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下忠諫強直者謂之罔上讜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忍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懟悶而無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應相與裂憲網壞禁防聚首族談爭詆秦罪搖吻鼓噪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鬻堤四走奔湧浩蕩遂至于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來眾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厲精庶政虛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亟下明詔敷求讜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

於此先陳人主之說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衡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眾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闊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

南宋文獻卷五十二  
三  
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  
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  
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  
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  
虛名乃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  
求言儻略其言不加採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  
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  
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寡要畧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  
道往古未必爲誦說論大計未必爲夸浮實言未必鄙小談未必  
陋乖於時未必謬忤於眾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於當惟陛下擇  
之而已

察情 美芹十論之二

辛棄疾

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  
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

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  
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  
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  
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  
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  
故也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  
坐察矣今吾藏戰於守未戰而嘗爲必戰之待寓勝於戰未勝而  
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  
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固神閒而  
氣定矣然後徐以我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  
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獾狗焉心  
不肯自閒擊之則吠吠而後卻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  
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  
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

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殺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哀之所謀悟吾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於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

目於其後中原之士扼腕於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於僥倖謀不暇於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邪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鳩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邪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一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於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於虜欲必戰而在於

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我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於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烏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我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

守令策

陳傅良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敷奏賓興又若彼其眾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眾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恨也用者必公則未獲

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爲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盧之丞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廡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疏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爲東伯六卿無宰俯爲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爲伯則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于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



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  
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于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  
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于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于去  
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  
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  
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  
爲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  
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  
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傳注

陳亮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  
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  
可廢而風俗之尚樸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  
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

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  
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  
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  
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于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  
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  
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  
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  
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  
伏生孔安國之徒其于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  
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  
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  
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  
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  
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

正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  
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  
可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能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  
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  
景祐慶厯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  
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  
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于熙豐之尙同猶  
未若今日之放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  
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  
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  
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  
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于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  
閒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  
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

所以先之

銓選資格策

陳亮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  
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  
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  
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  
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  
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  
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旣行而人往往以察舉  
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  
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  
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  
沈旣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  
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于資格亦何有于

察舉故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亦入乎然慶歷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變自慶歷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尙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徇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于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以上勤聖天子宵

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甯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甯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雨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

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于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私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向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願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制舉 策七

陳亮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

必皆常才而非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樸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于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修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眞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開仁宗

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甯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之規模恢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于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于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于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畧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

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于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于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之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于時言之緩急當于時而後不負于國家非常之求哉

禘祫議

朱熹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廟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攷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不能盡合古制旋亦罷廢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

僻處于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像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于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學校貢舉私議

朱熹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

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甯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眾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遊其間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待甯息是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而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其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

制則士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則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福溫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致大段殊絕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

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獨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攷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



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甯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眾未能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遽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于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太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

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皆亦當世所需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其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

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斝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轍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

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採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于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于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唱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務裁翦經文巧為餽餉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已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

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翦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謬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遣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甯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眾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于治經而難于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于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

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于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致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士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

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矩規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遊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所求于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大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

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于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于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于庭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倣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

補其遺逸使之講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其所成  
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  
之道得以復明于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于方來與夫規  
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閒者利害相絕固  
有閒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  
或將有取焉

屯田議

曹彥約

士大夫喜速成之功欲一歲而屯田百頃未十歲而得穀數萬斛  
募民而民不便於官役兵而兵不習於農連營接屋不足以安牛  
具三家其牛不足以專畜養立團結指揮等軍額以駭觀聽假內  
政府兵等古法以啟物論上之人立爲成說而使州縣吏勉強行  
之此所以計之而不能無費驅之而不能無擾也古人此事往往  
出於上命者未必成功而便宜從事不從中御者率多奇效非人  
臣職分要在於專命顧其閒委蛇曲折有不可以案牘傳者今欲

爲簡易之法以漸行之得其人而任以條目然後集事度淮南諸  
州軍有荒田處如廬州之鹽陂和州之元浦湘城無爲軍之柘泉  
而其郡有建康都統司或馬司戍兵在焉者取本軍目前與日後  
有老死開落之數且勿招補關屯田司募軍中子弟或土著百姓  
與流離無歸之人從便應選年四十以下試手眼走跳量以等仗  
五尺五寸不問事藝五尺四寸施放本等弓弩五尺三寸施放一  
石二斗弓四石弩州守倅縣令尉親試之截撥開落錢米以爲衣  
糧相隰原五畝以爲之宅蓋草屋二間以安其居合同試五人以  
助其力築陂塘圩崖以定其業給鋤耨板築以寬其費既成而後  
受田有田而後課耕田有三等分爲十分上田二分中田三分下  
田五分有父母妻子可以助耕者給田五十畝牛一頭獨力者給  
田二十五畝兩家共牛一頭娶妻而願增者如有妻子之數凡買  
牛之費皆書借貸每歲春首借種立夏借糧每畝種穀二斗糧米  
一斗秋斂而責其償餘皆不問欲糶者官糶其半明年每畝有租

課上田四斗中田三斗下田二斗又明年遞增一斗而止水旱蠲其租課之數傷及五分以上者蠲其種七分以上者蠲其糧分蓋屋買牛與鋤耨板築之費以爲十分歲償其一過二歲增而爲二滿十分而止水旱閤而不蠲凡奠居五家爲比合二百五十畝其宅二十五畝十家爲保合五百畝其宅五十畝比有師保有長五保爲隊隊五十人隊有長五隊爲都都二百五十人都有長五都爲屯屯千二百五十人屯有長諸屯以令尉兼之守倅總其要耕一歲而教陣法二年而築堡寨三歲而涅其手不願者從其便乃別召募以因其業年滿六十許試其子弟與其親戚以爲之代取其保任不取其服屬有爭則以服屬爲之序不幸而死其妻欲改嫁者且募且試之不保任不改嫁亦從其便亦別召募以因其業牛老或死力不能自辦又貸其值之半分三歲而責其償凡租科之穀百斛爲率三十斛以備新募人種糧三十斛以備新募人借貸可以招二人三十斛以代表糧之漕運可以贍一人四斛以奉

保長一斛以奉隊長一斛以奉都長一斛以奉屯長一斛以奉州縣長貳餘一斛足以置金鼓旗幟大約一戶而種穀十石糧十石室廬牛具之值五十緡而一夫定矣借州縣椿管交割錢萬緡常平米二千石糴穀四千石而二百夫定矣一年不水旱則種糧皆入六年不水旱則借貸皆復六年之後於官者皆償而所招之人已過倍矣一年而可以成隊十年而可以成屯不成隊不成屯官不必強吏不必罰請依糧而治私事誰以爲不可使百姓之貧者皆欲被堅行伍之貧者皆欲耕鑿鄰邑之所風靡鄰郡之所響應則江上之軍日削而邊上之兵日盛也無招軍戍之名以驚外敵正恐執事者患在於無田而不在於不濟也必行內政非管仲不可必行府兵非蘇綽不可如此則因民之利惠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勞而不怨雖無管仲蘇綽之才無所不可其事則略而其意則詳行之以久習之以漸無內政府兵之名而有內政府兵之實節目可以小變而本體不外是矣作屯田議

祧廟議

程 秘

謹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云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故七廟之外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明德也夫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此商之七廟也至於商之三宗其德而存其廟此則出於七廟之外而不在于七廟之數也是以晉元帝議立太廟而太常禮官以為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由是言之凡宗有德而不遷者皆在七廟之外也明矣自商有七世之廟由周而來未之或改至唐開元增為九室是為九世國朝倣唐立九廟故太祖太宗為一世廟真宗為二世廟仁宗為三世廟英宗為四世廟神宗為五世廟哲宗徽宗為六世廟欽宗高宗為七世廟孝宗為八世廟光宗為九世廟然以前代考之太祖皇帝為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皇帝為帝者太宗之廟蓋萬世不祧正所謂與太祖之廟而七固在于九廟之數也至於嘉祐制書以真宗為帝者宗百世不遷元符制書以仁宗神宗配商之

三宗永祀不祧紹熙制書復尊高宗為不祧之廟夫真宗仁宗神宗高宗親盡則當祧非若太祖太宗之比今俱以功德而詔以勿遷勿祧此正書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與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固當在於九廟之外可也夫真宗仁宗神宗高宗既在九廟之外則自太祖以至于光宗實為五廟而已光宗為五世廟則大行皇帝始為六世廟如是則于祖固無所祧于廟亦無所增質之于經而為當參之于禮而為宜固無一而可議者若曰真宗仁宗神宗雖不可祧而實在九廟之內沿而下之當以次而祧然太祖太宗既萬世而不祧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復百世而不遷則九廟之內已存此四廟此外惟五廟而已他日或以功德詔曰勿祧則不祧之廟將不止於四而五廟當殺而為四為三勢將至於祭禰而已其可哉區區之愚質之經傳謂大行皇帝始為六世廟無可祧亦無可議者惟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謹議

築漢陽城議

黃 幹

漢陽爲郡民淳事簡一意撫摩無可逃責然旣切專城之任則當思固國之謀訪之故老察之形勢則最關利害而不可不預圖者無城壁之可恃也考之圖志漢陽舊有偃月城今踪跡皆無存者則昔固嘗有城矣國家講好息民邊陲寧靜固無他虞然州郡之有城猶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無以爲家況設險守固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本軍地雖近江旁亦多水然齊安江陵皆近江皆有城武昌池陽皆在江南亦有城何獨漢陽而無城其旁固多水澤然冬月水涸亦不足恃况其爲地雖非極邊而實則武昌唇齒吳蜀咽喉南人得之則恃爲悍蔽孫氏都武昌使魯肅守漢陽是也北人得之則武昌不能自立漢陽守臣李愬屢以舟師敗鄂人是也蓋大江東下雖若可恃然東有陽邏西有劉公洲最爲淺狹頃刻可渡古之爲國守在四鄰賊入吾腹則無及矣故築漢陽之城不惟可以守漢陽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開禧丙寅安陸圍景陵破漢陽之民逃奔江南者大半武昌

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否向非漢川之民結集義士固守南河血戰則事未可知使漢陽有城虎視江濱孰敢越吾境而爲寇耶京口之有瓜州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陽猶京口之視瓜州也瓜州有城則師之出入皆有所恃武昌之師自漢陽而濟者絕江之後便無駐足之地比其反也前有長江之阻後有敵人之慮武昌之師不可久駐江北者無城故也使漢陽有城卒有緩急移武昌之屯數千人以守之或出或入從容整暇察敵伺便乘機應變壯荆襄之聲勢爲諸郡之應援計未有急於此者矣瓜州非郡尙不可無城而况漢陽古之沔州衝要之地乎此則城壁之不可以不築也觀其地勢他郡城壁有難修築者有雖修築而不足爲險者惟漢陽地勢其北依山其南阻江東西有湖皆自然之天塹無湖無江之處十之二三耳向使經理有方雖郢之石城亦無以加郡城之南皆沿江堤岸每歲修築率費二三千緡而城居之民常凜然有爲魚之患築城之後則每年可免修築



漢陽爲郡民淳事簡一意撫摩無可逃責然旣切專城之任則當思固國之謀訪之故老察之形勢則最關利害而不可不預圖者無城壁之可恃也考之圖志漢陽舊有偃月城今踪跡皆無存者則昔固嘗有城矣國家講好息民邊陲寧靜固無他虞然州郡之有城猶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無以爲家況設險守固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本軍地雖近江旁亦多水然齊安江陵皆近江皆有城武昌池陽皆在江南亦有城何獨漢陽而無城其旁固多水澤然冬月水涸亦不足恃况其爲地雖非極邊而實則武昌唇齒吳蜀咽喉南人得之則恃爲悍蔽孫氏都武昌使魯肅守漢陽是也北人得之則武昌不能自立漢陽守臣李恕屢以舟師敗鄂人是也蓋大江東下雖若可恃然東有陽邏西有劉公洲最爲淺狹頃刻可渡古之爲國守在四鄰賊入吾腹則無及矣故築漢陽之城不惟可以守漢陽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開禧丙寅安陸圍景陵破漢陽之民逃奔江南者大半武昌

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否向非漢川之民結集義士固守南河血戰則事未可知使漢陽有城虎視江濱孰敢越吾境而爲寇耶京口之有瓜州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陽猶京口之視瓜州也瓜州有城則師之出入皆有所恃武昌之師自漢陽而濟者絕江之後便無駐足之地比其反也前有長江之阻後有敵人之慮武昌之師不可久駐江北者無城故也使漢陽有城卒有緩急移武昌之屯數千人以守之或出或入從容整暇察敵伺便乘機應變壯荆襄之聲勢爲諸郡之應援計未有急於此者矣瓜州非郡尙不可無城而況漢陽古之沔州衝要之地乎此則城壁之不可以不築也觀其地勢他郡城壁有難修築者有雖修築而不足爲險者惟漢陽地勢其北依山其南阻江東西有湖皆自然之天塹無湖無江之處十之二三耳向使經理有方雖郢之石城亦無以加郡城之南皆沿江堤岸每歲修築率費二三千緡而城居之民常凜然有爲魚之患築城之後則每年可免修築

之費而向憂墊溺者可以安枕而無慮矣是又一舉而兩利也又嘗令濠寨官計丈尺工料則爲城不過六七里爲費亦十數萬緡諸郡築城例役大軍大軍一出跋涉稍久不無勞費漢陽武昌兩郡相望以武昌所屯之兵築漢陽之城士卒無久出之勞州郡減增募之費與築他郡之城其難易大不侔矣朝廷近年以來留意守禦所守州郡條築城壁無非爲堅固不可拔之謀今築漢陽之城其關于利害甚切其爲勢甚固其爲費甚省亦何憚而久不爲也幹非敢生事喜功有所僥覲特以郡之長官謂之守土城壁不築則非所以守土而曠其職矣

南宋文範卷五十二

南宋文範卷五十三目錄

論

外戚論

論天人之理

論封建郡縣

論方鎮

論荀彧

論西北東南之勢

論天下強弱之勢

莊子論

房太尉傳後論

皇王大紀論選十四篇

漢書雜論

葛勝仲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程俱

程俱

胡宏

劉子翬

南宋文範卷五十三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論

外戚論

葛勝仲

人君有天下而未知治亂得失之機胡不取前世之已事觀焉某  
 事果利乎循而行之某事果害乎矯而變之庶幾可以遠禍亂基  
 太平也今夫天子以一身而制天下者以有權利也惟利可以役  
 人惟權可以制人是以不出殿陛而天下惟吾之聽苟不能慎惜  
 名器而輕以假人倒持太阿授人魁柄則晚節末路抱持虛器而  
 威勢下移矣又況外戚之倫少不知學狃富貴之居則志易以僭  
 挾禁掖之勢則權易以專其始盜天子之威福為子奪以劫持天  
 下天下既側目而畏之則還以恐喝於上而邀望大利矣君人者  
 奈何不加抑遠而使之立朝乎西漢之業以外戚亡愚嘗惜成哀  
 之君縱不能遠取前世事以為規鑒胡不以祖宗之得失耳目未

遠者觀之乎始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既而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卒拜申屠嘉元帝以馮野王行能第一欲用爲御史大夫既而曰後世必謂我私後宮卒用張譚是二帝者矯私徇公若此其蚤也遏絕外戚之亂若此其甚也繼其後者若之何不循而行乎異時呂氏盜朝產祿肆亂不有太尉主兵而北軍助順則海內危矣霍氏繼起禹山專制肆行非度陰有異謀非宣皇帝毅然加兵則宗廟恐矣彼二氏者柄朝未幾而產害已若此繼其後者若之何不矯而變乎悲夫建始以後政柄旁落歸于王氏五侯羣弟更迭弄權威勢翕習青紫充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誅戮亡忌擊斷不請而當時之君瓊瑣碌碌曾不敢舉手開喙以預天下事自王章以直言誅劉向以正諫黜而忠讜之士卷舌矣杜欽谷永之朋方且逆望風旨揄揚贊頌而張禹孔光共爲持祿計不肯吐忠實于上由是漢室彫弱不振至于賊莽則大事去矣彼且文飾休符招致琛贐作爲石匱大誥之書以愚弄天下則漢欲不

亡得乎噫自古天下敗於外家者惟漢與周然隋文帝東平全齊而西破巴蜀五王姦謀同日摘發則于宇文氏不爲無功方之安漢可異日談也

論天人之理

李綱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於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於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于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於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非常之變故必察事理之將然力爭而救止之雖至于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吾君聽之可以轉危亡而爲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於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於無可奈何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君子亦無憾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閒漢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之

祥與夫漢二百年當再受命知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於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鳳遂死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開唐故使之蓄於宮中而為之兆其秘識之所載李淳風嘗言於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無忌郝處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復深論之將使之草廢詔而不果竟以斥死中宗既廢而武后因以革唐向使成帝感悟劉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進用宗室必無王莽篡弒之禍高宗感悟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后雖已立而廢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於得罪以死而卒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為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而一切歸於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言則笑之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

事不修而悉委之於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論封建郡縣

李綱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之頗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而卒歸于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為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為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強侵弱大并小僭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於天子此州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疆理天下為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

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於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於衰微猶使強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家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嚮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祿山史思明叛於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黃巢起于嶺表秦宗權起於淮蔡爲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其毒者而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於天下優於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蓋封建宜於草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于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於安史盜賊蜂起不滅黃秦而郡縣尙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

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合封建郡縣而爲之者也於古有稽於今可行救今日之弊舍此亦無術矣

論方鎮

李綱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寶末祿山思明繼及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旣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繇是方鎮相望於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師至德宗時朱泚犯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黃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

與犄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於唐然肅宗既平安  
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  
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  
驕則逐帥帥疆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繇  
于士卒以邀命于朝而天子一切屈己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  
宗任李德裕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  
令幾於復振下迨僖昭之間唐室微矣巨寇颺起而當時處方鎮  
者又皆盜賊之靡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於亡者授任失宜而  
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國家鑑唐之弊削方鎮之權郡縣  
一委以文吏非沿邊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  
多而祖宗德澤浹於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於四夷無大征戰故  
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載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  
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寇長驅中原邊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  
弗支類皆望風遁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已陷

兩河擾關中蹂踐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閒竊  
發者往往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  
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  
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  
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捍大患救今  
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之所慮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  
也

論荀彧

李綱

荀彧去袁紹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勸其定兗州  
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  
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泉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略許  
之操既得志欲歸功於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  
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或自殺范曄取其歸正謂  
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爲教盜穴牆發櫃而不分其財得不謂

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  
宋全忠知全忠之必篡唐也爲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  
梁客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而樞執以爲不可全忠怒遂殺樞若樞  
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  
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爲小者尙不從我況其大者乎故卒怒而  
殺之或之於操正類於此若或之智略豈不知操之奸雄必至於  
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爲阻而少緩之操未  
必怒足以取爲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是爲嫌史謂或忠於漢而  
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論其心之過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李綱

自古帝王興於西北者多能兼并東南而宅於東南者不能制服  
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并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  
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  
取長安遂定海內本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

如拾地芥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電掃得洛  
得關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以自保竟不能以跬  
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  
戰國之兵皆仰關而攻秦說者謂自關中下兵如建瓴水夫是以  
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  
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強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土產健馬  
便於馳逐精甲利兵強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  
習戰陣舟楫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  
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  
爲之時而不爲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聽納之君因時定策聞不  
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贊之高祖卽日駕  
西都關中而不疑也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綱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



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強而示之弱者其兵多  
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  
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  
攻之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  
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  
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  
弱者也諸葛亮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  
撓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  
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  
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弱  
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  
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于句踐智伯欲分趙  
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  
幾乎可定

莊子論

程俱

莊子之爲書既已小天地遺萬物薄堯舜累周孔其于埽除名教  
之迹蕩然無餘矣以謂吾之所言則近乎棄實有著虛空茫然無  
町畦泊然絕物者于此而無述焉則天下後世幾乎而不驚且惑  
也故終之以天下之篇而道術之所以辨也其曰古之道術有在  
是者墨翟禽滑釐之枯槁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鉞尹文之救  
世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彭蒙田駢之去已也古之道術有在是  
者關尹老聃之博大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莊周之寂寞變化也  
五者小大不同其爲一偏一也老莊之道既自立於一偏而孔子  
之道獨不列於其間嗚呼此以見莊子之深知孔氏也非知孔氏  
也深于道故也孔子之道包是五者施于天下或藏之以神其用  
或裁之以見于事故迹雖徧于天下人爲之敝有時而極然關百  
王貫萬世而終以莫能違之者道備故也此莊子所以不列于道  
術之一偏也嘗竊譬之水之在天下合而爲海放而爲江河淮濟

衍而爲百川瀦而爲陂澤醜而爲溝澮道術之在天下亦猶是也  
海之于溝澮小大有間矣其爲水之一偏一也孔子之道水也蒸  
爲雲氣升爲雨露以濟以漑以滋以濯蓋取于河海百川陂澤而  
用之耳矣誰謂莊子非孔氏而絕中道哉

房太尉傳後論

程俱

天寶末天子避盜劔南房瑄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建遣太子諸  
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爲元帥都統治兵朔方穎王璩鎮成都凡劔  
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屬永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  
南黔中之師皆屬豐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  
河南淮南節度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驚咤曰誰爲上畫此謀  
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橫潰四出天子匹馬走西南二京遂爲  
盜守方是時天下不知屬車之所在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  
無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關除道扶服叩軍門其郡縣之  
民所爲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

夫高車大纛爲賊謀者也天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此時諸鎮  
岷然聲治兵問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眾召天下之  
兵據走集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已有所係矣  
則是懷忠徇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雞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  
所憚而不爲矣予嘗論之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  
知焉至於無用而有功言迂而效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蓋不  
足以辨此且亞夫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令下燕趙淮陰  
以赤幟戮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非國士赤幟非令兵也然三  
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效切者類乎夫諸  
王不足以關強寇明矣瑄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瑄之謀大識遠  
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功果孰爲大而賀蘭進  
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功以爲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  
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旣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  
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綴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乎雖

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怨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為不多而瑄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歛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瑄之本謀言不見于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于瑄也至祿山撫几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予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邠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給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棄天下中國無王眾是以從彼祿山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撫几而歎耶

皇王大紀論

原本八十六篇選十四篇

胡宏

宮聲元妙

主哉聲之宮也猶五行之土金木水火得之然後生猶四端之仁義禮智得之然後中猶事之中萬物得之然後成是故宮聲者不可以易知也以上有體元之君下有調元之臣安土樂天然後宮

聲可識而雅樂可復也後世以其淺陋之德而欲求元妙之聲必不應矣惟禮亦然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姜嫄生稷

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履帝嚳之武而敏歆於是有子不可謂怪而諸儒不識陋可知也至于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元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人則無是理也是以載其事而削其辭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于窮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六宗之說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闕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宗于文祖禋于六宗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宜于豕土望于

山川書經焚毀伏生耄矣口授于人故多闕失也國有大事必既告諸祖禰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羣神此禮之常也故張耄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孔安國曰六宗者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水旱也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平天者咸在其中也况四時寒暑水旱與日月星辰之運卽天神之奧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斯可見矣歷代諸儒之說咸與孔氏不相遠獨虞喜以六宗爲地求之于理無義考之于文無徵雖欲取之其孰信之

鼎象百物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于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愚竊以爲誣矣何者魍魎罔兩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庸鑄之于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

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于九鼎以爲萬世準繩桀有昏德而遷于商商紂暴虐而遷于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于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况鼎者明著制度章章堅大之器乎秦不沈之于伊洛必淪之于灑澗矣始皇百不資于先代而無故求周鼎于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高祖父子兄弟知无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冤陷困窮爭鬪法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于天下求所以正諸

寅賓出日

寅賓出日寅饒納日而不及月者傳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隨之而已故不及也周官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失聖人之旨矣

成湯改元

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愚竊以為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所以謂一為元者竊譬諸人猶其始生也猶其有首也生之時一定而不可再身之首一生而不可易成湯之元立于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為之者也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如曰元朔元年既曰元又曰朔又曰元年失其義也甚矣嗚呼使人君知其義而體之則元原于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商周建正

十一月一陽復于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子也十二月二陽長于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下也使天下之為人上者由之而知則能養天下之善于至微而不至于天闕止天下之惡于至微而不至于盈積深探其幾推而行之聖人之妙用也知道者於此見天心焉是仁之端也聖人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豈因易代止以新時人耳目而已哉

多方文失次

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相屬也伏生耄矣口授于人文失其次如是正之則多士多方可讀而求其義矣

周禮禮樂

天命之謂性王者受命于天宰制天下其所以祭天地者盡其心以成吾性耳非有天神地祇在吾度外有形體狀貌可得見而承

事之也劉歆周禮曰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此豈君子知理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也則又以爲神降示出然後可得而禮獨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爲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豈待神降示出然後行禮哉夫天地之道一往一來否泰相應變化無方人日用而不窮不可以智慮測度不可以才能作爲者謂之鬼神鬼神者特以往來言之道固一體不可分也先儒多以神屬之天鬼屬之人我知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矣故易詩書春秋皆無如周禮之文者然則劉歆之僞妄可不闢乎

武所以象德也故必于其人必于其事必于其時不于其人不于其事不于其時則爲無義人心不厭鬼神不享也劉歆牽合周禮之文乃曰黃帝之雲門以祀天神堯之咸池以祀地示舜之韶以祀四望禹之大夏以祀山川成湯之大濩以享先妣夫以雲門祭天猶可言也地示烏知堯之咸池四望烏知舜之韶山川烏知禹之大夏而周之先妣烏能知商之大濩也哉設禮作樂而不知其義則無以爲禮樂矣彼劉歆者叛父背君不祥之人也是烏知禮樂世儒曹曹然推尊其書使與聖經並此某之所以拊膺太息論之而不能自己者也

文侯之命

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于犬戎則天下所不忍而平王乃子也所宜坐薪嘗膽養民訓兵帥天下諸侯披其巢穴誅其宗種復居鎬京繼迹文武成康以蓋前人之愆則可謂人子矣愚觀其命秦晉之詞語平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不其載天之讐輕棄舊都以西事委之于秦而卽安于洛邑亡三綱矣孔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雖不自飭勵而晉侯不失藩宣之道逐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使平王稍有仁心義氣而輔之以晉文衛武則周室中興矣聖人心廣道大權輕重不失毫釐是以深取晉文而于平王猶有望也及其末年怠惰放縱不可救藥日以衰微名號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聖人據事

實本天命而作春秋固非眾人之所識也

魯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以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世矣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神怒或降之罰耳故有禱于煬公而立宮也聖人筆之于經史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于遂亂而惑人之聽矣

天產地產

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正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之微必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劉歆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裂天地為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為經與易詩書春秋比乎

子貢見太宰嚭

子貢在言語之科觀其遺言理義明暢雖使甚愚人亦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橫捭闔不顧理義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則子貢之所甚惡也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史尚信以為陰修德政而傾商不宅大憂而干紂又況聖門諸子哉愚惡夫棄聖經而祖述司馬太史以為實錄者是

商鞅變法

先王之所以溝封井田者畝數一定不可詭移一也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雖有姦宄不可羣逞三也此三利者絕兼并之端正獄訟之原沮寇盜禁奸宄于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風俗保世永年之大法也秦一廢之及今千六百歲而弊日益深而夷狄不可禁矣可勝歎哉

漢書雜論

劉子翬

陳萬年性諂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眾退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遂為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濟其術悲夫  
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宮商意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為王鳳所中事下司隸商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李婕妤白見其女故張圭以此擊之甚力廷臣史丹等皆排根之商免相三日嘔血而死然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患失之者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商豈剛者乎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兒寬為御史大夫官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不可思有以重邪要官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而御天下何不慎其選邪  
亞父曰說項羽曰沛公貪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此其志不小吾

使人望之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羽竟不殺沛公亞父曰吾屬今為虜矣亞父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擇臣臣亦擇君亞父與羽比肩事懷王無君臣之分也言既不從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蕭望之不屈霍光而甘于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安于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已必正其始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躁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自反人弗信焉可不慎與

嚴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噫漢儒雖盛若彭祖者可謂有守之士矣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學易干利祿其言鄙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況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令霍去病學孫吳對曰不在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理可謂知為治論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不聞惜哉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器可謂儉德之至矣然寵幸鄧通賜賞通鉅萬以十數賜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何邪蓋心有所獲惑不能自勝也然文帝躬行儉約實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為漢世之賢主也其視唐虞三代之君則有間矣鄭當時雖推轂士數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樸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黯傳班固則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漢楚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也

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羽至陽夏南良復請彭越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散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魏齊一戰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辟韋匡迭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邪劉子謂不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為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篋黃霸繫獄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儒也梁邱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王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與之議論於石渠或於燕游播為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為相齷齪鹿鹿親附閹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

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蘊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邪

丙吉為丞相掾吏有罪臧終無所案驗後因以為故事且吏不敢為姦臧者畏刑法也刑法不加彼何憚焉姦臧之吏蹤跡詭秘幸而一敗又獲善脫蠹國害民多矣賞罰之柄詔王馭臣相之職也治遠自近掾史之姦臧不案欲責百司郡縣之廉可乎

史稱元帝優柔不斷蕭望之謂中書政本用宦者非國舊制欲退宏恭石顯更置士人元帝謙遜重改作議久不定此優柔不斷也後恭顯譖望之請召置廷尉即召置廷尉請免為庶人即免為庶人請誅之牢獄即誅之牢獄又何勇決邪蓋由聽受不明故忠直之言難行讒昵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譖殺蕭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貴英斷也望之既死帝為之卻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既死乃

為此紛紛何邪哀公諫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勸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彭祖不為宰相李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焉孟眭以議郎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所以勵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佞倖貨殖何以立傳希恩冒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于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名蓋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而勵善懲惡也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嚴密事皆詳載于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攷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攷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為其郎中令劫守不得發兵濞敗

遂得不誅班固書曰皆舉兵反何以書皆舉兵反初意皆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凌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宏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過請誅于牢獄塞其快心望之自殺有司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宏恭石顯譖望之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譏元帝信閹宦而殺其師傅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攷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邪

史讚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者故也

南宋文範卷五十三

南宋文範卷五十四目錄

論

春秋威公不書王論

高登

堯典論

張九成

益稷論

張九成

禹貢論

張九成

大誥論

張九成

微子之命論

張九成

文侯之命論

張九成

開元治亂論

陳長方

六藝折中於夫子論

王之望

洪範論

范浚

周論

范浚

論作史之體

林之奇

論廢井田

林之奇

顏魯公論

洪邁

周論

唐仲友

孟子論

唐仲友

論秦以詩廢而亡

鄭樵

四德論

李石

合四勢以強天下論

李石

南宋文範卷五十四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論

春秋威公不書王論

高登

威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于義未安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威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所得而自出也于威公書月而不書王威公弑隱公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以臆說求之

堯典論

張九成

堯典之名乃舜時史官所立也舜大聖人也其史官豈司馬遷班固流哉余味此名乃知當時史官識慮之高遠也何以言之孔安國曰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是典之爲義特載帝堯常事而已今觀其所載皆後世人主勉強勞苦終未能彷彿其萬一者而曰常道則其意所責於後世人主者其亦不淺也夫其所載者欽明文思以下以言堯之德如此豈常事哉克明俊德以下以言堯之用賢如此豈常事哉乃命羲和以下以見堯之同天亦豈常事耶疇咨若時以下以見堯之知人此亦豈常事耶朕在位七十載以下以見堯之識變此亦豈常事耶顧此數事皆光明雋偉超詣碩大卓卓乎羣聖之上而不可及乃以謂常道意欲後世人主讀此書者味此名者撫心自問曰吾之德果如堯乎吾之用賢果如堯乎同天如堯乎知人識變如堯乎審曰能之不足高也特人主常道爾已未能焉宜如何哉余以是知舜之史官決非司馬遷班固流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吾儕讀書當

學堯舜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堯之識變果何自而來哉當亦知所主也盍深思其所以然他日以堯舜之道輔吾聖君則亦有所據矣若乃止資爲博物洽聞之具此非堯舜史官所望於後世者戒之哉

益稷論

張九成

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協贊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儻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至列名于禹臯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復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其成此大功三人之心一而無閒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禹臯陶之後焉至于論安汝止以動上帝作股肱耳目以至治庶頑讒說反覆辨論至于賡歌皆禹昌言之所及也故因以附焉其主則在益稷而已觀

書者宜詳焉

禹貢論

張九成

此一篇以爲史官所紀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彌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間稱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祇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于辭語之間當述敘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造化成此大功哉

余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眾矣而謂之禹貢其閒言賦篚亦詳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温清之奉于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不及賦篚以言名雖曰賦篚亦非強爲科索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水土道里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

大誥論

張九成

此篇周公攝政代成王大誥多邦及御事以征三監之意也此事正在流言時未必成王之心也當時柄在周公而周公身受武王之托故專此事而不疑以謂區區之心天必知之武王知之若以嫌疑爲自安計則吾與武王辛勤艱苦成此基業一旦坐觀其將

墜而不救此亦何心哉然而以後世觀之周公所以自謀者亦已疏矣以是知古之聖賢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為身計為天下國家計疑在成王忠在一身周公心與天通與鬼神通則成王疑心自當破散而吾之忠誠自當見矣此篇益見周公之忠益生成王之疑余反覆讀此輒為之三歎周公以為三監賊也在所當征成王以為三監忠也周公擅兵權以騁私欲殺三監以滅口耳事既如此而邦君御事又以為成王當考翼不可征周公諄諄以卜乃先王之所信而十夫予翼賢者又以為當征武王所圖之事所圖之功所指之疆土豈可中輟為他人凌踐哉所以獨忤君心獨違眾議以十夫為助而秉此忠誠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以征之征而成功成王愈疑非上天明其忠嗚呼周公之負枉其有既乎

微子之命論

張九成

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後母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背叛亡其國商緒宜

絕矣周家忠厚不忍滅商宗廟社稷卒封微子以為商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十二傳而滅于齊是全湯之宗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嗚呼自堯舜之風一變其間禍故可勝道哉余深痛啟之不能上繼唐虞而使後世至此極矣悲夫

文侯之命論

張九成

余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而立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夷殺幽王虜褒姒晉文侯與鄭武公乃即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嗚呼尚忍言之耶以史考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春秋之時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為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乎今文侯之命止有嗣造天丕愆與夫侵戎我國家兩句而已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犬戎兇暴申侯



殘忍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略無施設而揚之水之詩發于怨歎是于申侯甚厚報其殺父立己之恩嗚呼尚忍言之耶是特不孝之子而已耳然則此書何足存而孔子不刪去何也此蓋存之以著平王之罪與盾征同也觀書者當以時考之可也

開元治亂論

陳長方

嗚呼自昔天下治亂之生豈不由於君子小人也哉時君世主用之而不疑安之而不悟者豈其好治惡亂之心與眾人殊乎蓋亦辨之不早而當世君子爲有罪也唐史以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爲治亂之分愚以爲治亂之分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在二十二年之用李林甫也請試論之夫人君之心天下之樞機樞機之邪正則天下隨而治亂君子將以格君心之非而不使入于邪必先辨其左右人材之正否知其爲小人則竄殛流放如捩焚拯溺之急詎可使之一朝一夕在君側乎彼其甘言似忠奸訐似直異

順逢迎而似可喜軟熟阿諛而似易制自非高明卓識之士有過人先覺之才辨之于早而奸言詭計無一可行反覆開諭其君使心知其爲小人然後行三苗之竄正兩觀之誅則朝廷清肅邪正分判免爲患于當時而貽禍于後世苟唯喜其甘言墮其姦計一日彼得志于君引黨與而助已則反以君子爲小人傾擠排陷無所不至爲禍于天下可勝言哉譬如虎豹豺狼方其饑病羸困則俯伏搖尾乞憐于人然而磨牙利齒傷人之志未嘗不在豈可信之而弛其備忘其毒乎一日不飽以肉乘間以發小則傷肌膚大則碎軀體養小人之患何以異於是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蓋欲辨及于早也觀張九齡由文學進身以直道事主宜其與方正骨鯁之人氣合而情親乃苦嚴挺之太勁而喜蕭誠之軟美則林甫固可以象恭遜言而蔽其姦矣當林甫以韓休之薦而輔政曾不聞一言辨其爲小人旣而與之同在朝廷首尾三年又不能發其姦而去之是九齡信虎豹豺狼搖尾俯伏而易制也及其內交宮禁

外引仙客養君之欲而陷溺其心然後覺而欲爲救之言雖忠論雖正奈君之陷溺而不聽何此愚所以深嗟屢歎恨九齡覺之先所以致天寶之亂生靈塗炭唐室卒不能振者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失于去林甫之不早也噫九齡能知祿山之禍幽州而不知林甫之亂天下恥與仙客同朝而不恥與林甫輔政愚固知其喜蕭誠軟美之心而不惡林甫也使九齡能知其爲小人開諭其君明正其罪梟磔林甫如去犬豕則明皇何由而有新臺之惡祿山何由而興漁陽之師楊國忠何由而進其身九齡何由而死于逐身名兩全爲唐良臣愚亦何由置喙于其間哉

六藝折中於夫子論

王之望

聖人之所垂法於後世者書也後世之所取法於聖人者亦書也聖人憂後世也深故書之爲說也詳後世信聖人也篤故書之爲教也明吾夫子以將聖之道不用於時乃述六藝包羅天地總括萬類若小若大罔有不該凡道有所難知事有所可疑必明辨昭

晰處其至當使天下得吾說而求之雖數千百世之後猶有可考證焉而後世之人亦能慕其道而歸尊之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循之以爲行據之以爲辭以求合乎大中至正之道然則夫子之述六藝所以斷天下之疑而後世之言六藝者蓋將求夫子之所謂至當者而已矣太史公贊夫子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請因其意而申言之夫子生於三代之盛時六藝其果作乎曰夫子不生於衰世六藝決不作也何以言之三代盛時法度彰禮樂著風俗醇一教化宣明上之朝廷所設施下之閭門之所漸染莫非六藝之所載也當是時家識君臣父子之經人知善惡邪正之辨大道之行昭若日月則詩不必刪書不必序易不必繫禮樂不必修定春秋不必筆削可也周室旣衰王道殘缺至於幽厲之後小雅盡廢板蕩之詩作天下日入于亂君焉不知其所以爲君臣焉不知其所以爲臣爲人父者不知其所以爲父爲人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子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知善之爲善以陷

於惡雖有守正之意而不知正之爲正以入於邪紛紛焉莫之取正也六藝不作天下何所折衷乎夫子憂之于是序書則斷堯典論詩則始周南法舜之舞綴周之禮因魯史而修春秋述易道而作十翼其術道德仁義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自天子至於庶人其修身齊家正國治天下之道燦焉大備爲人君者於是而習焉則得其所以爲君之義爲人臣者於是而習焉則得其所以爲臣之義父焉而得其所以爲父子焉而得其所以爲子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善惡有所考焉如是而爲正如是而爲邪邪正有所考焉如方圓之有規矩也如曲直之有繩墨也如輕重之有權衡也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使天下之人操之以爲驗稽之以爲決皆得以處其至當則聖人之所以垂法于後世後世之所以取法於聖人者盡在是矣傳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必陷誅死之罪六經之道其用皆同而春秋特其切于事者耳夫不通六藝之義至於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爲善然爲之不知其義無以考正其是非而遂陷于天下之大惡此聖人之憂後世所以不得不深而後世之信聖人所以不得不篤歟故史遷上敘天子下舉王侯大夫及於中國之人以折中六藝之功歸於夫子其意以謂中國所以有君臣上下之分各得其當而不亂者以有夫子爲之折中也韓子有言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雖求爲桎梏之俗且不可得況中國乎今夫易載天地陰陽之變剛柔動靜之材者也夫子不繫易吉凶之應何從而折中乎詩述治亂得失達於喜怒而形于詠歌者也夫子不刪詩美刺之義何從而折中乎書紀帝王之言動夫子不序書古今之變何從而折中乎春秋正賢不肖之褒貶夫子不修春秋善惡之辨何從而折中乎夫易詩書春秋始于伏羲之畫卦終於魯史之獲麟其來尙矣一經孔子之手其書遂定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之指南道德之著龜何其盛也至于禮也樂也秦火之後孔子之書遂亡故禮樂之論至今

紛然無所定則六藝之折中於夫子從可知矣傳曰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不可為也嗚呼此夫子之所以為聖者歟雖然六藝所述大中至正之道也炳而易見要而易守故後世得以折中焉其後書分為二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易有數家之傳夫子之意益以不明天下始惑於趣舍之方而不知其所適從故王通憤之以為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詩失于齊魯書殘于古今其論是矣然通不能即夫子之書以求其至當而更自為續經曾不知天下之所以尊六藝者以折中于夫子也而通乃自為之天下豈肯歸於正乎楊雄以好書而不要諸仲尼為書肆好說而不見諸仲尼為說鈴請以是為通輩折中

洪範論

范浚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為大法則古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其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於皇極而已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敘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為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不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於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徒司空寇賓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歷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正直剛克柔克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卜五占用二衍忒無不得其中矣八庶徵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不得其中矣九

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所以能綜貫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之理者實一本乎皇極也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祀五紀之歷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周論

范浚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爲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主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眷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邱壇壝宗廟市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

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于茲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嶠界褒隴耶則以德致人賢于負固而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豁險要阨猶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奧區耶則陰陽之所和異于偏方而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交灌沃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舄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馬宣王固嘗攘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曰蹙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爲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強耶則膠舟不復甚于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耶則四夷交侵甚于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坂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

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  
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于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  
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  
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  
況周公營洛以為天下中諸侯蕃屏乎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  
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  
久然則周遷于東實資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都洛可以興  
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為失計哉

論作史之體

林之奇

某嘗聞之先生曰自春秋筆削之後春秋之法不傳歷代史官記  
事而已其褒貶不在焉雖司馬文正公范內翰為得夫春秋之正  
傳文正公于通鑑首載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范內翰  
之于唐鑑首載唐太宗之陰結豪傑以晉陽宮人劫高祖且稱臣

于突厥而求其助蓋孔子之作春秋惟以為君臣上下之不明義  
利之無別所以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內  
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  
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為諸侯唐太宗靈不得天  
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夫  
晉之大夫止于韓趙魏而已命之以為大夫猶可言也安得晉國  
猶在而以晉之大夫為諸侯乎周之名分之亂蓋始于此世之論  
封建為非者往往借周唐以為說謂周之亡以諸侯唐之亡以藩  
鎮某獨以為不然諸侯藩鎮非所以亡周唐也而其所以亡者實  
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趙魏之罪而反封為諸侯唐自肅代而  
降藩鎮戮主帥因授以節鉞周唐之亂實在于此夫君臣之分如  
冠履之不可移易也苟其犯上則天地猶不能以成其化育而况  
于人乎其在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夫春夏而發生秋

冬而肅殺天地之常理也周唐之君當刑威而慶賞之是逆天下之常理也天下安得不亂

論廢井田

林之奇

井田之壞雖自商鞅然自戰國之時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告之且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以是觀之則知孟子之世而其制固已紊亂而非鞅壞之也鞅之所以被其名者蓋由變井田而為阡陌不復有先世之遺意也故嘗論之井田之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壞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爰自禹平水土創為溝洫之制井田之法實規模於其間至於歷夏商而其法大備是其成也亦數百年而後成周自東遷齊威晉文更定霸業疆域之制散亂而無統歷至秦孝公之時盡變其法而為阡陌是其壞也亦數百年而後壞以是觀之則後世之君欲復井田之制于一日之間可謂不知務也

顏魯公論

洪邁

顏魯公忠義大節昭映古今豈惟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為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為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為李輔國所惡由刑部尚書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為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于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之惡已盍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為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為可恨司空圖隱于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為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囚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殉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為有助焉豈天

欲全昇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周論

唐仲友

自古享國久長莫如周周自昭王以降王道寢缺至厲而大壞宣雖中與其終不免于刺幽覆宗周平遂東遷賢聖之君不復作寢微寢滅自同小國然猶天下宗之以爲其主數百年而未泯議者推其由來蓋不一而足也論封建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論用人者曰周五序得其道千餘歲而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論積德者曰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世尤長三者皆近之矣然未極其至也天道不爭而好還民心至愚而難欺急於得者其失之必易彊而從者其去之必速是故取天下易也誠服之難得天下易也堅凝之道耶文王當商之末斯民厭誠服之道吾觀周公何其盡堅凝之道耶文王當商之末斯民厭紂之亂撫我則后天下易得也而文王有不欲取之心故大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其至誠不欲蓋若

是也及其庶民始附虞芮質成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文王豈求而后得哉周公黜商之後餘民畏周之威糾之以猛商俗易革也而周公有不欲速之心故康誥曰顧乃德遠乃猷多方曰至于再至于三其寬緩不迫蓋若是也及其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內則四方無虞外則左衽咸賴周公豈強而使然哉惟文王之不欲取故後世諸侯有不敢窺周之心惟周公之不欲速故後世之民有不忍去周之心卜世之久長二聖人力也嗚呼吾以是知周之爲至德也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眾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羗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周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非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



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吾懼其說之惑經也故辯之

孟子論

唐仲友

義利之說相資以為用不患其並立而患利之偏勝此聖賢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文言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豈可以相無哉至孟子遊于戰國始專以義為言凡及於利者必深詆之非惡於利而好為甚高之論也因時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堯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當時信之後世仰之灼知堯舜以天下之大義興天下之大利也故義利之說並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于禹之傳子非以為利也將以息天下之爭也後世已疑其德衰湯之放桀非以為利也將以除天下之虐也後世果以為口實禹湯皆聖人也時非唐虞不得已而為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眾人或未之知也於是義利之說始交相勝而不明矣武王之

克商無以異乎湯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義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無疑於是周公作書諄復諭之若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時又曰非予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義德其命康叔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為之皆義而已矣至于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以濟其利伐楚以責貢納王以示民夫豈出於誠心哉吾夫子蓋愍之及判為義利之說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於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喪天下始專於趨利而不知有義為君者好利而忘其民為臣者見利而遺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衡捭闔之徒俯賀而仰弔若孫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既甘心於為利楊墨之說又乘閒而入之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是賊仁以利於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

不深斥爲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於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則曰王何必曰利關宋輕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直尋之請力辨萬章割烹食牛之間鄙儀衍以妾婦之道斥楊墨於禽獸之域至於湯武放殺之事往復論之尤爲詳明夫豈好辨哉將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闊終莫能聽然使萬世之下知有仁義之說不相胥而爲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議者謂夫子以周爲至德言武爲未盡善而孟子告諸侯以王於子之意不合殊不知春秋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爲東周之心至于孟子之世天下合爲六皆國富兵強侈然有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湯武而要之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敢輕爲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利之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于後世豈不大哉

論秦以詩廢而亡

鄭樵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啟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衰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四德論

李石

道出于天以乾爲體德出于道以仁義禮智爲用以天而統于道則一氣陰陽之分爲四時曰元亨利貞者統之以乾也以道而分于德曰仁義禮智者會之以信以肇乾道之分而四德具矣文王

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一氣之運自其元者始猶之春蠢萬物之發生也亨者嘉之會品彙相見盛大之期猶之夏假萬物之事會也利者義之和氣之摯斂肅殺不可以過猶之秋裁制而收其利也貞者事之幹貞者止于貞猶之冬終歲而畢其務也此本文王之詞孔子再釋之則知四德之爲四時矣而統以乾者會于一元而人得之者爲五常曰仁義禮智而合之于信也竊嘗槩之曰天者強名也又何德之可名因天爲乾因四時爲元亨利貞因陰陽而爲道因道爲德因德而爲仁義禮智此近世劉牧之學也牧之學不過以道爲德取其合于人心同體異用者爲之名故以元爲仁以禮爲亨以義爲利以智爲貞因文王之言孔子之意敘而釋之也或曰天以其自然以合乎人之使然者故以一道爲德以四德爲仁義禮智之分皆強名其天與人者此說非也天之與人自然之合也人豈有外鑠之天哉孔安國之疏子思之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云者天人自然氣質無礙冲融會通

無或間斷其趣一也天以陰陽爲道命人以爲性性卽道之出于天者未遠矣天以五行分四時而寓其鼓舞不測之神因旺乘除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也木之神生仁火之神生禮金之神生義水之神生智故率道爲教此合四德以統乾合四端以統信易之中與中庸之中皆其自然非勉強揉至也且六十四卦具四德之卦凡七若非乾以統天以合于五行之土以元亨利貞合之于乾以仁義禮智合之于信爲五常以土之中合信之中以應五行則六卦之所謂四德者皆可以抗乾德而天失其統然則乾之四德者誠異乎他卦之德矣自坤以下論之其配于乾具四德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而已其他卦之四德皆稱其卦之大小以爲之德一氣有所分而不足于天一卦有所統而不足于人自四以降或三或二或一或無或有或先或後或吉或凶離文以取義合詞以取意皆用此例也嗚呼在天則爲道在人則爲神易之所謂自然者大矣哉

合四勢以强天下論

李石

愚聞之天下之大亦恃吾有勢而已民者所以保此勢也財者所以養此勢也兵者所以持此勢也將者所以用此勢也合四者而一之則在于上是知有勢者强而無勢者弱天下有天下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一城有一城之勢諸葛孔明不鎮漢中而崎嶇于梁蜀之郊不善法高祖也劉裕置東秦州而負西北之望不善鑿項羽也天下之事既得此勢則因其民用其財役其兵取其將要皆有推赤心置人腹中之術貪則失其財怯則棄其民私則離其兵闇則敗其將是知勢之所在莫若一其歸重之地唐之藩鎮議者謂之授人以太阿之柄愚謂不然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使今而能復唐藩鎮之勢則分地而守得寸則付之寸得尺則付之尺將賴其守以成吾之事而何疑之有昔者漢高祖之語張良也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大哉此言不曰捐關以東付之而曰棄之此其視利印不授者成敗相去豈特目睫之間乎愚嘗

謂唐人之法如宣歙池之為觀察岳鄂之為節度小者或不過三四州而自用其民率有以自固今江淮用武之近者權望俱輕若稍稍倣唐藩鎮之勢而無盡制其權使之有以自用其兵民則他日之能復中原視其有功者以高祖之為心可也今江淮之州相去或七百里而僻小如蘄黃者緩急無以為固必其有事而後大將出于其郊則民心固已驚危矣如欲合四者之勢以强天下其可不慮此乎

南宋文範卷五十四

南宋文範卷五十五目錄

論

禘祫論

洪範論上

洪範論下

泰伯可謂至德論

機論 十先生與論

西漢論 十先生與論

漢文帝論

梁末帝論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論

自高宗諸將之外其餘漢將孰賢論

湯論

宣帝論

王十朋

史堯弼

史堯弼

史堯弼

方恬

方恬

王質

王質

張栻

張栻

羅願

蔡戡

宗子論

王炎

Blank tex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南宋文範卷五十五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論

禘祫論

王十朋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禘大禘小王肅謂禘  
 小禘大此大小之說不同也王鄭大小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  
 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  
 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  
 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  
 閔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祫之說  
 于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禘以冬十月此夏禘冬禘之說不同也  
 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一祫是出于公羊五年再大  
 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

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議講之屢矣牽于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于久遠而傳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于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有禘無祫以大事為祫者公穀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為祫詩有禘無祫以祀為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肆獻裸饋食為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

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于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裸薦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祫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見公羊以大事為祫遂以祫為大于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于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

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  
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  
所以啟後世之紛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  
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一祭二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  
一祭之說為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者因禘而合  
食焉禘總名禘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三年之  
禘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禘之名而一之于  
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  
徐邈先二後三與夫秋禘冬禘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  
年禘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  
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  
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耶

洪範論上并序

史堯弼

洪範之要有二出於天者其數也施於人者其用也天不能言

其用故示之以數聖人者知天之意原其數而得其用者也且  
天之與人其勢必不能以相接則洪範之所從錫何如其錫也  
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曰九疇者則天亦不過示之以數  
焉耳世之不知乎此是以其說不傳也久矣誠欲得其傳乎必  
先有以考其數而後得以明其用數與用皆得而聖人之意乃  
可以見矣作洪範論上下

六經之作有出於人而易知者有出於天而難知者其易知者天  
下可以意推而難知者雖聖人不能以義起也甚矣說者之惑也  
舉無不可以義起者而施之於可以意推者之間而不得其要聖  
人之道遂以滅沒不振天之所以畀付聖人者因以晦而不明亦  
可惜矣且詩之作不過于詠歎而書之作亦不過當時相與詰  
故其意若指諸掌無疑也春秋之子奪禮樂之名數雖若有所難  
知者然皆出于人之所作是故可以意曉而無難也六經之中惟  
易與洪範乃皆出于天而有所不可知者而或者乃一以詩書春



秋禮樂之法而求之則亦不思而已矣昔者河圖之未出九疇之未錫也伏羲與禹之聖蓋亦拱手而莫能窺也及夫天之有所畀付而後二聖人者始得以措意乎其間此必有所系乎數而非人所能與也數者雖非聖人所用心道之出于天下亦非數之所能盡然而非數則道無以見故夫不通于數而論易與洪範者皆一時之曲說而非其實耳然或者猶知以數論易而不知以數論洪範此何也易之為數詳洪範之為數略詳者顯而略者晦是以或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為十而止於九皇極之大不加之于初一次二之間而反列于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數蓋與河圖合河圖則施于天洪範則施于人者也河圖之數本於九獨五取其中而為之用其所謂五者即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見天下之大事物之眾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是以觀天之所為神者攬其要會以制其治皇極之次五而處于九疇之中

者蓋取夫五之為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蓋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為十損之不可為八而天地事物之理無所不在是也夫然後聖人處其中建皇極以統治之使其彝倫不至於斁以及于亂此洪範之所為作而天之所以畀禹也彼不知者則為臆說曰五倫人事天則吾不知而遂以論天者為誕如是則行道之人皆可率其私意而作洪範何待天之錫禹之傳武王亦可以自陳而何俟夫箕子哉故嘗論之知天之數然後禹與箕子之意明知夫五之為用然後皇極之所以列於次五之意可見本乎河圖然後疇之所以為九者有所一定而不易其所從生者可考也不然則去道也遠矣

洪範論下

史堯弼

洪範其出於天乎曰固也其出於天也曰然則孔安國之說淺矣歆向之以災異相傳而明天人之應也不幾於妄乎嗟夫其所謂天者特牽合五行五事庶徵福極之應而為之說爾道之出於天

總其要而會其歸設爲九疇之用舉而措之天下以成聖人之事業者歆向則無毫髮于此矣且箕子之陳洪範將著其應而已乎抑亦求其可以措之天下者之用也若欲考其應則歆向之說且猶未至而況其所謂措之天下者之用哉蓋嘗考歆向之書其牽合而有所不至以自乖張其說者蓋不少矣然其爲妄則莫甚於舉皇極以參五事而配之以六極之弱也不知歆向以皇極爲何物也哉福既止於五已分隸事無復餘矣獨六極餘其一而無所隸遂牽強皇極以充之又外引眊與陰而配之夫眊與陰皆洪範所無者不知歆向何從而得也此亦見其妄甚矣且彼不知夫箕子所以列四疇于上列四疇於下而以皇極當其中獨於次五始明言王道以爲之主此其意蓋以皇極該九疇而無所不統也或者之論既知歆向之爲非矣而斷以已說曰洪範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者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知皇極之爲本其說是矣然曰以一治三三治九九治五十則恐夫箕子之意或

有不然也彼蓋知九疇之中有相爲用者之相應而不知夫不相爲用者之俱統于皇極也五行之數五五事之數五五福之數五庶徵之數五其理有相應者故彼得以合之舉庶徵福極以應五行五事而系之於皇極而遂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爲不相應而在數者之外則亦惑矣夫皇極之於下猶人之有心謂心爲無所不治百骸之理不理係于心之正不正則可而謂以心治首以首治足以足治耳以耳治目則理豈有如是哉故嘗論之皇極雖均爲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于形器事初之間而皇極不用其虛位而無用不治者也苟王道行而極之建則五行之用於物者必得其常五事之見于人者必得其和八政之布於治者必得其理五紀之施於天者必得其敘三德本於中則不悖稽疑定于正則不妄於是庶徵無所致其咎六極無所措其極而五福得以均被天下矣極之不建則反是如是而後洪範之用乃可議矣且洪範之要蓋亦簡約易曉非若易之道廣大悉備而無際

有所不可窺者苟知皇極之無所不治則知禹與箕子之意無難也彼或者之說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而今之說則曰以一而無所不治夫彼是各以其說而皆曰此禹與箕子之意也嗚呼其將何以取正哉天下其獨無明者歟於此三者其必有能擇之矣

泰伯可謂至德論

史堯弼

君子之於天下不求其德之可見而求使其德之不可見是以功足以及百世君子於此辭之而不為澤足以被萬物君子于此避之而不居寧舉而推之於人使天下受其賜而已不與焉此其用心不亦甚大而其為道不亦甚遠也歟吳泰伯之將遜商之將衰而周之將興蓋可必也以泰伯之興而得立于天下其功之可以及世而澤之可以被物者亦可必也而泰伯方且逡巡固避若無能然必舉而遜之王季以待文王之興寧使天下被文王之道而已不與焉此其志在於天下而豈屑屑然遜國以為高逃名以為美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甚矣世之人不足以知聖賢之意則以為舉當受之國而與不當受之人此人之所以難能者既有遜國之實而深逃遜國之名此又人之所難能者而遂以此為泰伯之至德夫舉國而畀人好名之士可得而能也有其德而辭其名遜世之士亦可得而能也泰伯之德豈好名而已乎抑亦遜世而已乎是二者皆不足以為德而況所謂至德者哉方太王之居邠也周之王道雖未行於天下而天下之心已歸於周矣君子幸而出於此時豈不欲有為於天下哉使泰伯於此奮然以周家之業自任天下必不以為貪使王道自我而成天下必不以為專而泰伯則不然以為天命之歸有待于文王天下之人方陷於塗炭亦有待於文王寧使王道待文王而行不必其行於我也使王業待文王而成不必其成於我也於是脫然捨去其所當傳之業而不以為嫌遠託於蠻夷之地而不以為陋以成文王之德於天下率天下之諸侯環向而惟文王之歸舉天下之民無有遠邇莫不均被文王之澤而周之勳

遂大集于天下此其心豈遜之以位哉亦遜之以德而已豈特爲周室哉將以爲天下而已及夫王道旣已行王業旣以成天下皆知其爲文王之功而已不與焉此豈尋常遜國以爲高逃名以爲美者可希其萬一哉是知以天下遜于人猶可能也遜而使天下蒙其澤所不可能也澤及於天下猶可能也澤及天下而使人不知其澤之所從不可能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昔之以位遜人者非一矣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以天下遜者也伯夷之於孤竹子臧之於曹季札之於吳以一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其效之深淺亦異今泰伯之遜不過區區之邠七十里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天下遜歸之此與伯夷子臧季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加之以堯舜遜天下之名何哉嘗聞之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君子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堯之遜爲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爲天下得禹也今泰伯之遜是爲天下得文王也此其用心豈非堯舜爲天下之心歟堯於此使舜之道及於

天下舜於此使禹之道及于天下而泰伯于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于天下此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及天下之功歟遜行于蕞爾之國而其道大被于天下雖謂之天下遜其誰曰不然是以伯夷之遜人不過稱其清子臧之遜人不過稱其節季札之遜人不過稱其義而泰伯之德至於民無得而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歟雖然泰伯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舜同而其所遭之事則與堯舜又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盛而舜禹又皆有已試之功故堯舜之德可得而見也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定書於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於泰伯則不然必斷然表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聖人其誰明之

機論

南宋文獻卷五十五

七

方恬

事以銳而奮亦以銳而惰宜不惰也而銳之終則惰繼之何也氣  
銳而功不隨也古之大有爲者不憑氣以舉事以事不集則墮墮  
繼之矣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蕩芥勢固有所窮也  
故明主折其氣而不使之窮蓄其銳以待之而不肯輕用其鋒故  
其銳不挫而其鋒不可犯何者彼固有以養其銳也方陽之潛于  
深淵也葉焉者零波焉者冰淒焉者慄而不知其溫然者之將復  
也逮其久也溫然者蔚然於下勃然而達於上劃然而爲雷則惰  
者肅懦者憤螫者伸甲者拆萌而達者無不遂生而如意蓋其復  
之也漸故其蓄之也厚其出之也遲故其震之也驚不銳於其始  
而銳於其終怯於前而勇於後靜於久而動於卒天下之事惟其  
發於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也高帝之爲漢王也項羽奪其關中  
而不敢爭驅之南鄭而不敢怒帝非真能下人也而隱忍不校以  
就蜀漢之封者所以安羽而求出于其不意也逮夫漢中之席未  
溫而三秦之師已舉鴻溝之約方成而垓下之圍已合帝於此何

其銳也夫惟其始也不銳故其終也獨勇帝之始非真不銳所以  
養其銳而就大事也故夫人主之爲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  
取其銳而取其堅蓋銳者其氣也堅者其志也高帝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此高帝之志也天下之事無必爲之志而  
特恃其輕爲之勇無先定之謀而欲求速成之效愚未見其能濟  
也何者輕爲者不量力而欲速者不知變故也方今天下其可有  
爲之時耶其未可有爲之時耶以爲可以有爲也則未見其可爲  
之機以爲未可有爲也而將遂不爲耶則愚未見可如此而遂已  
也古者敵國相持其爲策有二而已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守過是  
無策焉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先爲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  
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  
先莫之窺也是以一發而莫之支也今也以爲戰而忘於戰以爲  
守而懈於守在彼既有可勝之形在我亦無不可勝之備則亦僅  
自立耳嗚呼以今日事勢其將大有爲耶其欲僅自立而已耶如

其志不居于僅自立也則今日之所以待敵者愚不知其故也愚雖不肖切嘗妄論當今之故以爲今日之失在於志太銳術太疏舉事太輕責效太速此天下之事所以顛倒錯亂而無所成就也符離之舉非不銳也愚獨歎其疏而恨其失於太早也雖然符離之事既已往矣則夫後日之事豈可不先爲之謀而復蹈其轍也哉

西漢論

方恬

西漢之末其俗尙黨蔽毀譽混淆忠佞無別以王莽之姦雄生平意氣概可見耳而上書稱其美而訟其屈者幾五十萬人劉歆名宗室也而輔其爲嚴尤智略士也而佐其決揚雄名教大儒也而頌其德若他蚩蚩蠢蠢隨影附聲之人又何足道哉風俗委靡何乃至是意者孝宣以來用法令持臣下諛蔽成風理固然乎方子曰否是何見之晚也夫高帝之盧縮蓋唐姜皎之徒初非有運籌決勝之略專典方面之勳也高帝既平燕欲以舊恩王縮爲羣臣

缺望顧公議不敢專羣臣知上意皆言盧縮嘗從平天下功多可王黨蔽之風殆昉于此乎然亦非漢之罪也戰國以來謀臣說士憑軾擗銜馳騫乎天下朝見秦之利則易縱而爲橫暮見晉之強則易橫而爲縱乘險抵巇爲良計應機赴響爲敏識重以秦人惡直而喜諛鉗忠臣之口結志士之舌逢君之惡者受上賞指國之失者蒙顯戮天下相師以佞爲常故漢之羣臣猶多謀議其變在戰國之餘也夫人惟信已直行發口直言無阿曲不顧生死如周呂汲黯然後能無顧忌若識變則爲己者重爲人者輕輕重如是則不能無畏避有畏避則不能無阿曲阿曲之甚則更相黨蔽黨蔽一成則顛倒白黑無所不至矣仁人君子所以深疾乎用智者懼其保而不可保也顛沛隕越臨九死而不變者恥於用智也蓋昔者慕容燕之於梁琛於苻秦盛談其國之美忠不自防反身爲禍可謂智乎琛對以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終始彼見幾者心之安危自擇去就不擇家國

使知之尚不忍為琛之斯言可謂為世臣子之標鑒漢初羣臣知此議者自不可為得矣其最稱陰謀者獨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其後呂氏之變平依違其間一彼一此凡險難之際皆勃親之平雍容而已以高帝猶不敢保平之可任吾亦安知平患難之際其無觀望之心乎向使呂氏之勢一成不可搖動其事變未可知也故夫觀人之國者原其始必要其終漢之風俗因循委靡以成王氏之禍反復求之已見於開國之初天下之事變安有突如其來者哉

漢文帝論

王質

天下之患莫大於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則能者隳不當然而然則不能者喜夫是二者雖聖人不能以為天下且聖人之于天下也則亦近于人情而已矣夫當然則處之以當然而不然則處之以不然也此情所不可易者也而聖人烏能易之且非獨聖人為然也昔者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

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者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彼威王以為吾之設官所以治吾事也使人皆事事又何求惟其有不事事者得以容身養私于其間是以吾事時有不舉一事廢積而推之吾國幾何而不亂且亡也然而善治天下國家者不能使人皆事事而能事事者有所勸不能使人皆不事事而能事事者有所懲夫欲使事事者有所勸則莫若當然而使之以當然欲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則莫若不然而處之以不然是二者苟別白而分明而天下國家之不治者未之有也嗟乎孰謂漢文帝之識而不若齊威王也文帝嘗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以問左丞相陳平曰各有主者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是二者其為不知一也勃訥于辯

平捷千言其爲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爲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獸之織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園齋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嗇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同爲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亂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釁皆成于文帝之時而世以爲文帝善用長者不知石奮衛綰之流果何補于漢蓋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爲文帝公卿大夫類多齷齪庸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于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賞有所不可辭而罰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覈而實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宣帝爲雜于霸王而不知賞罰名實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

梁末帝論

王質

論曰梁晉之交雖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

蓋嘗屢蹙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鬪百勝之威略汾潞卷磁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于是時蓋駸駸有亡徵矣克用旣死而莊宗興收殫殘之餘而震厲提挈之削弱之氣化爲精強梁于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其後卒以喪亡蓋其成敗強弱相反如此世之說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強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乘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其勢而至于成敗強弱相反之變則以爲梁晉之所以爲成敗強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則汴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地不同而手足均係于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鎮蓋無有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于魏全忠豈畏一羅紹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之所以害己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土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



忠之所以厚魏也爲晉也末帝患魏博之驕析而分之以殺其強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此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兒童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微獨幸晉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陽楊劉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爲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陸汗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強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爲梁晉之成敗也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論

張栻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

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卽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卽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旣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於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固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解弛其幾旣失故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于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

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遁死耶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乃繼固為相已制命于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自高宗諸將之外其餘漢將孰賢論

張 棡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于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于果于殺而不卹百姓也充國任閩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圍強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

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定制度為後世思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湯論

羅 願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為之道天因民生有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湯之德始于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邪亦將以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欣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為足於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惟夫天下悅

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置疑于其間則聖人方且以此爲懼且夫湯之爲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間猶有可念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于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蓋君臣長幼天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能全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爲盡鳴條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爲天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今也不然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難不竦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萬國方相與向己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于有愧之地託於後世之將議己以爲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爲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己

者適所以重己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于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得湯之心也湯之慙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旣徵于色又發於言旣發于言又形于樂蓋大獲之作至于周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慙猶不掩也此豈嘗試言之而僞爲之者邪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後世惟聞慙也則以湯之德爲未至然後爲湯者得以安于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蓋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爲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爲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爲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己爲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爲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己一至于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爲作書者世以爲能掩湯之慙而不知夫所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

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爲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難者歟

宣帝論

蔡戡

天下之勢有以抑之則可以悠久而常存縱而不收則橫潰四溢必至于一敗塗地而不可遏故縱之者非所以愛之適所以禍之抑之者非所以苦之乃所以全之也淮南王擅殺大臣文帝置而不問王以此驕恣卒抵于敗絳侯無辜逮繫廷尉侮辱頓挫幾死而幸免卒能保有爵土傳之子孫何文帝忍于絳侯而不忍于淮南也蓋忍而裁之所以存之不忍而驕之所以殺之其勢然也故人之愛子必自其孩提之時示之以成人之事一有乖爭陵犯之心則從而痛抑之不使滋長不善愛子者夸炫其能覆護其短不遜犯上亦曰姑恕之而已及其長也習與性成頑不可訓則暴戾摧折之怙終不悛則屏之斥之殺之而後已父母之愛其子豈欲殺之哉幼之不圖長而無及勢必至此史臣謂霍氏之禍由光不

學無術闇于天理之所及噫此固光自取也而宣帝亦有以使之帝卽位年十九矣民之情僞吏之得失盡知之矣方且謙沖退托舉國而聽于光莫敢一搖手凡尊寵而委任之者皆所以報光也光薨帝宜攬威福之權正君臣之分以張帝室所以待霍氏者亦宜優以祿秩厚以賞賜稍奪其重任陰散其邪謀庶幾全終始之恩而不負于光矣帝乃不然大封諸霍並據要地又以兵權分授諸婿醜其心稔其惡聽其自潰一舉而滅之靡有遺種略無分毫顧惜之心以愚觀之意固有在也傳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宣帝待霍氏之術也帝在民間聞霍氏尊盛心已不喜光也居不賞之功握非據之權挾震主之威以臨之帝積不平固非一日驂乘之際禍已胚胎帝不憚虛心斂容而禮下之者皆非本心蓋帝無霍氏久矣隱忍而不發者不欲負光也又以光專政日久子婿秉樞機操權勢傾動中外亦不敢以輕發及聞許后之死帝有辭矣猶且堅忍若有所待蓋

光之功德當十世宥而毒殺許后之罪不過霍顯一人以功準過未可以赤族帝秘而不言待以舊恩委以要職誘之使亂至于誅滅帝之心以為吾之報光者盡矣霍氏之所以誅滅者蓋自取也是何異以錦繡蒙陷穽而使人由之乃曰非吾也彼自取之也且霍氏之盛許廣漢言之蕭望之又言之張敞徐生又言之帝略不介意以是知帝之意固有在也噫帝真少恩哉

宗子論

王炎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治子孫旁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于是因仁義而為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子繼統為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為適子異所出者為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為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為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

設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為始故曰別子為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為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以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宗之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祖禰高曾此五世即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骨肉之戚主于恩愛以為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為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為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總五世祖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疏且遠其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適以為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適而無大宗所出惟己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為宗此

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  
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  
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  
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  
其服所以致察于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于宗子明  
體之義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  
適子庶子雖貴富必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  
賢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爲尊且重不得以爵  
祿加之也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  
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  
而混適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爲之攝主  
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爲壇宗子旣沒告  
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總之爲服之窮也袒

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疏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  
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  
疏可序者由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于庶  
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說旣亡非總麻之服相視  
幾如路人冠婚不其其喜喪葬不其其憂又稍疏焉則昭穆不復  
可齒是無類也譜謀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  
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  
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于庶  
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南宋文範卷五十六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論

六經論 并序

曾 丰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  
 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為日為月大旋為月為歲小旋為歲為  
 世大旋為世為運小旋為運為會大旋為會為元至於庖犧氏  
 之皇天下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  
 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歟均是氣也天以  
 清地以甯萬物以生孔氏子竊取皇帝王霸之氣脈以混成六  
 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難明曾氏子高取諸天卑  
 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  
 故明明故易精鳴呼人若不自覺爾內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  
 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內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誠然贅矣誠然



贊矣

易

論曰道有形歟曰道譬則人也人有形歟曰人本無形也天地子  
之形今夫天地之予人以形也有耳目焉有口鼻焉有手足焉六  
者具矣其斯以爲人矣乎曰未也六者具而不有氣扶焉則偶人  
而已矣夫偶人者爲玩則可欲其能視能聽能營能履則必也形  
氣具道大無形也聖賢狀夫形六經諸子皆所以狀夫道之形也  
六經與天地相始終而諸子多湮沒不行于世或行而不久此其  
故何歟諸子能狀夫形不能狀夫氣六經則形氣具也如斯而已  
矣諸子偶人也天下豈有編草刻木以爲人而能有氣與無氣扶  
焉而能行之理六經天地生成夫人者也天地之生人也若徒與  
之形而不與之氣焉爲扶則其形將焉用有形而無用則天地造  
化之工與編草刻木者何殊也否則何貴夫造化聖人作經以狀  
夫道之形而氣也隨具不曰有造化之工存歟造化之祖出于無

名無名之初混然而已矣混然而不動也則至今猶混然也惟  
其動靜相搏故裂混然者裂然後確然隕然者立混然者其氣也  
確然隕然者其形也形藏于氣是名太極氣傳于形是名兩儀聖  
人者其身生乎兩儀之後而其道立乎太極之先太極以其氣鍾  
爲兩儀而天地者兩儀之一息也吾於是知六經之氣同乎天地  
天地以其氣鍾爲萬物而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吾於是知天地之  
氣同乎人敢問人之氣曰噓吸是也噓吸之間有始始焉有終終  
焉始始而終終天地人之道備矣敢問道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  
陽者妙仁義而爲言者也六經之道夫陰陽者妙仁義而爲言者  
也六經之道不過仁義而已矣聖人不以仁義徼仁義而以陰陽  
妙仁義或者取其氣焉故邪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  
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子一傳而至于丑丑一傳而至于寅寅是  
三辰天地之噓氣萬物之所由生也萬物之生萌于子芽于丑達  
于寅有子無丑萌者勿芽有丑無寅芽者勿達合是三者是爲天

地東北之氣大抵天地之氣運南而北則亂運北而南則治三皇  
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矣而未至于南也是爲鴻荒之治  
孔子之贊易也不于其先焉始不于其後焉始而於伏羲曰易伏  
羲之作也易之未作初有一而已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  
此易之大凡也而得其凡者希先得一爲一天地之子氣聖人所  
以萌萬物也後得一爲二天地之丑氣聖人所以達萬物也萌而芽芽而達伏  
三三生無窮天地之寅氣聖人所以達萬物也萌而芽芽而達伏  
羲神農氏所以輔天地之自然而物物也伏羲神農萬物之母鴻  
荒之民其嬰孩也哺母之乳而不知飽飽而忘其恩飽且不知矣  
而何有于恩也哉名之曰安于自然被神農之化者安于自然而  
不知則可讀羲農之書愚于自然而不知則不可聖人于是明告  
之曰生生之謂易夫生生者子丑寅之氣也而聖人託焉有以哉  
斷曰易東北之運氣也天地于焉生物羲農于焉生治孔子于焉  
生教

書

論曰天下之理始終而已矣易元氣之始也於十二辰爲子子天  
地之所以始萬物也子傳而丑丑傳而寅天地所以始萬物者如  
斯而已乎曰未也子丑寅者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謂也達則  
達矣而無以繼焉則未免乎病也胎生病于殯卵生病于殯羽生  
病于不殯毛生病于不育然則奈何曰必有能濟其不及者卯所  
以濟寅之不及也萬物之生萌于卯美于辰盛于巳方其卯與辰  
與巳之未動也萬物則蠢蠢然既動則油油然方其未動則蠢蠢  
然者惟欲止于不病而已矣且不可得其既動則不惟不病也  
遂至于萌至于美至于盛然則子丑寅者萬物之所由生生也而  
止爾彼其所由長長則爲卯辰巳之藉也歟天地之于萬物也雖  
生而不能長則亦徒生而已矣聖人曰易吾所以生萬物也不可  
徒生於是有書曰書吾之所以長萬物也萬物之所爲生長於吾  
之易與書者非生長於吾之易與書生長與吾之易與書之氣也

鳴呼君子知易與書之道者無求諸易與書求諸三皇五帝之治  
可也欲生三皇五帝之治者無求諸三皇五帝求諸天地之氣可  
也三皇之俗樸五帝之俗和三皇之法未成五帝之法已成俗之  
樸與和者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猶之可也法之所以成與未  
成者孰使之然也哉則天下不知也而吾獨知之矣天地之氣運  
北而南則治反是則亂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夫東  
北者子丑寅之氣而寅者陽之方壯也而未老也方動也而未病  
也不則殞也殞也不殞也不育也之病生而天地之功虧也五帝  
之世天地之氣離乎東入乎南夫東南卯辰巳之氣而卯者陽之  
漸老也以其漸老者迎其未老者黃帝堯舜所以壽萬物之脈以  
全天地之功而孔子之所為次易以書也歟然易起于伏羲而書  
不起于黃帝何也黃帝之俗樸固也而伏羲者樸之始也五帝之  
俗和固也而黃帝則未至也夫其俗之所為樸與和與未為至和  
者何也法始于伏羲成乎堯黃帝則成而未大成也以其法之始

始易而不以其未大成書法當如是也惟其法之成而未為大  
成故其俗之和而未為至和唐虞之俗其和之至歟敢問和曰和  
非生于和而生于樸樸者和之醞也和者樸之熟也黃帝之和則  
熟而未熟者也嗚呼君子則混融之而已矣以吾之氣混融天地  
萬物以天地萬物之氣混融古今孰非此氣也伏羲神農以子丑  
寅之氣醞唐虞之和則是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時也堯舜以  
卯辰巳之氣熟三皇之樸則所謂遂至于萌至于美至于盛者也  
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云者一夫  
二也生則為始始長則為始終者二夫一也夫有始始必有始終  
然則俗之樸與和者雖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而祇所以為自  
然也歟天下之治與不治也堯舜未數數然也則是堯舜以其自  
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伏羲之功也而書也首焉則是  
孔子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易之功也不然書  
之有三墳蓋其舊然也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鶴脰雖長可

斷也歟斷曰書東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長物堯舜於焉長治孔子於焉長教

詩

論曰三皇之治渾渾如也五帝之治溫溫如也渾渾也者蠢蠢者也溫溫也者油油者也蠢蠢也者生生者也油油也者長長者也天地之於萬物也生生之長長之亦可謂仁也已矣聖人輔天地者也其道亦當如是乎曰天地不徒仁夫萬物也又有義焉故五行之氣不徒用夫甲也又有庚焉甲者氣之噓庚者氣之吸三皇之治氣之始噓也故曰渾渾五帝之治噓之極也故曰溫溫孔子贊易始于三皇而定書始于五帝則渾渾溫溫之別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孔子之贊易也于何不先其溫溫者而其定書也于何不存其渾渾者易之不先其溫溫者則猶有以曰易伏羲之作也至于書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天地之氣也噓之始則為易三皇所以生物極則為書五帝所

以長物也書為五帝而作而施及于王則猶之施及于帝也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運必至是也故君子以為書窮秦誓而書之氣已窮于始作俑者之曰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忍言者曰天地之所以鞮萬物與吾聖人所以為次書以詩者于是乎在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母之愛其子也父母既愛其子曷不與之旦旦而生生旦旦而長長而乃受之以鞮天地不仁甚矣哉天地仁則無乃始始終終之理固然歟雖然詩起于三皇而略夫夏何也曰天地之氣然也唐虞之時純噓也故其俗和一傳而夏則噓吸之間也噓者欲絕而未絕吸者欲交而未交故其俗尚和再傳而商周始離于噓而入于吸矣故其俗激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方其未離于噓也宜乎寡怨于民也及其既入于吸也宜乎不勝其弊也詩三百大率為不勝其弊者作也於詩焉觀蓋所謂責之閔之哀之刺之戒之思之疾之憂之規之悔之傷之之詞者韓子所謂物不

得其平而鳴者是也故其辭激夫其辭之所以激者起于其俗之激也至于所謂美之頌之樂之嘉之之詞者莊子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者是也故其辭稍舒夫所謂舒辭者不過如斯而已矣激辭者如彼其多也吾於是知詩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也決矣不必天地也吾一身之中自有造化氣是也噓則爲甲吸則爲庚甲之分有先後庚三日起于午一元之南氣化工所以罌布萬物也雖然猶未也午一傳至于未化工所以申堅萬物也元氣于是乎酉聖人于是乎詩矣詩生于俗之激激生于氣之吸夏之所以寡怨于民者蓋萬物之始罌布而商之治則已曖昧而申堅歟不然古詩餘三千篇就中豈無虞夏之詩尙存者而孔子黜焉子謂鶴脰之長可斷也歟而或者于詩見其不無舒辭則以爲噓吸具余則告之曰時乎暑也豈無一日之涼時乎寒也豈無一日之溫而天地之氣不以其一日者變其一歲者則聖人之經安得不惟其小者而惟其大者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

已矣且以其逃空虛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者較諸所謂渾渾如也溫溫如也則其氣象何如也況夫逃空虛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者才什一而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滔滔也歟斷曰詩西南之運氣也天地于焉收物湯武於焉收治孔子於焉收教

春秋

論曰聖人之道有窮乎曰無窮道則無窮矣道之用則有窮也道者通也無不通也何謂通曰至難言也孔子嘗兩言之矣而自爲歧也曰一闔一闢之謂變不變則窮矣往來不窮之謂通窮則不通此一說也又有一說焉曰窮則變不窮不變矣變則通不變不通矣通一也而兩其說前焉以爲生于不窮後焉以爲生于窮由前則戾于後由後則不合乎前天下曰孔子吾道之主盟也主盟無予奪與國奈之何嗟乎斯人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所以無窮也孔子自爲歧哉聖人以其無窮者寓諸其有窮者而文焉曰六經其六經其道一其道一其氣二噓吸是

也易微噓天地之始始也書純噓天地之始終也詩微吸天地之  
終始也終而始天地之用無窮矣乎曰猶有終終者焉有始始而  
無始終則天地之功虧有終始而無終終則天地之功散散則無  
歸萬物之生堅于申熟于酉畢入于戌該闕于亥而其性命之所  
在則或寄諸其實或寄諸其根夫其根與實幸而堅于申矣而弗  
有酉焉則弗熟也借曰熟矣而弗有戌與亥焉則無歸無歸則其  
性命之理將蕩入于滅矣聖人曰所貴乎吾道者爲其有通而無  
滅也於是作春秋曰春秋詩之變也詩窮于陳靈而詩之氣久矣  
其窮也詩之氣不窮萬物不堅春秋不作雖然合而言之皆天地  
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何者陰生于午而盡于亥中而分之午未申  
者吸之始西南之氣也酉戌亥者吸之終西北之氣也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且夫好色者淫之媒也而未至于淫怨  
誹者亂之兆也而未至于亂則午未之氣然也以其酉戌亥者迎  
其午未申者而文焉曰春秋聖人所以復萬物之命而環天地之

氣也不然春秋魯史也魯之有土自伯禽至隱公三百八十六年  
矣就中豈無一事之可垂鑒戒者而孔子黜焉子謂鶴脰之長可  
斷也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余嘗言孔子之贊易也  
猶其出遊觀之上也其定書也猶其在齊聞韶也其刪詩也猶其  
入太廟而觀欹器也其作春秋也猶其爲魯司寇也今夫力爭于  
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跡者此夫子之所爲魯司寇者然也  
而君子謂其作春秋者亦然則較諸所謂入太廟而觀欹器者其  
氣象又何如也司馬遷曰萬物聚散在春秋遷其有見于此者春  
秋之氣得酉戌亥者子之西子者亥之東二者之交萬物之所  
成終所成始也余謂之始終遷謂之聚散此豈二物也哉遷之說  
于余無以異者余于亥子之氣論其正而已矣遷則并于二者之  
交包焉而推循環之理曰窮則變變則通如斯而已矣雖然遷豈  
誠有見於此哉遷之源淵與游夏孰若游夏于此若有物鉗其舌  
者而遷也及之意者其億而中也夫斷曰春秋西北之運氣也天

地於焉藏物五霸於焉藏治孔子於焉藏教

禮

論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吸有氣斯  
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哉偶人則噓吸已  
不能矣而況夫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于深山不飲  
不食無慘無舒其卽之也與不卽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  
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絕固也借曰可絕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  
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  
天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  
益而見諸外東南則爲青爲赤西北則爲白爲黑離乎黑入乎青  
則爲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爲慘此何爲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爲  
色也而不能不爲色也天地不能絕舒慘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  
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  
之噓吸也噓吸之氣運諸真寘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

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于其所見疑于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  
熒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事爭而不已則并率其不爭者求  
觀于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果無可觀者以證則經之  
作幾何不與兀然坐于深山者類也則天下曰聖人熒惑我也吾  
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爲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  
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於夫婦夫婦起于天地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爲禮之本歟天地之噓吸爲陰陽上降下  
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  
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  
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制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  
以其相感者生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益而爲青爲赤爲白  
爲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  
安得惟事其感者而不事其麗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  
地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損益損益之變慘舒之爲也慘舒之變噓

吸之益也君子曰禮損益而已矣益之爲三皇益之又益爲五帝  
則是天地之噓者益之爲舒者也損之爲三王損之又損爲五霸  
則是天地之吸者益而爲慘者也舒之初爲未純慘之末爲已甚  
堯揖舜而前曰吾予爾天下舜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禹之于舜也  
亦然而商之于夏周之于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率天下後世以  
揖與拜而商之于夏也尙然今也商既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  
之以其非所以率之者則周之于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夏因於  
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商所損益可知也則是舒  
慘之別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  
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  
於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  
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歟斷曰陰陽之氣噓吸于四時而舒慘  
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于四經然則禮也者益與四經  
相始終歟

樂

論曰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地以作經是故有氣氣道之噓吸  
也噓吸之益是爲慘舒今也有人能噓能吸能慘能舒而不能聲  
是之謂病瘖人之病于瘖天地中之一廢人爾固無用也天地而  
病于瘖太虛中一廢物爾又安能造化萬物哉益之外又有呼焉  
小呼爲風大呼爲雷雷之動也轟然風之鼓也哮然轟然哮然者  
天地之聲也雖然于其未也則有無聲之聲存陽唱而陰和者是  
也夫所謂和唱天地自聞爾萬物不之聞也人有對曠者言言則  
費矣曠者諉曰子曷不與我言天地以爲吾之唱和萬物不之聞  
彼其謂我瘖於是以其不可聞者寓諸其可聞者而名之曰雷風  
是謂有聲之聲聖人之道仁義仁天地之噓氣也義天地之吸氣  
也天地之噓吸爲陰陽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也書也詩也春秋  
也則聖人所以幹仁義之氣以終萬物也四經之外有禮所以色  
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目也目則信我矣而耳未我信則五經之



作名爲廢經於是又有樂焉聖人所以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耳也孟子曰樂斯二者二者仁義之謂也然則孔子之教天下曷不亦曰樂樂仁義而已矣必也聲乎何哉曰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天地有聲吾道雖欲無聲得乎雖然亦常及之矣而弗敢專用教天下也曰無聲之樂氣志旣得意者以爲無聲之樂我徒自聞天下不之聞也天下不之聞要有能聞之者姑曰勿卹焉可也而彼將以爲吾道瘖吾之作經所以鳴吾道也而目爲病瘖然獨得勿卹乎哉於是以其無聲者散諸其有聲者而託于八物八物之鳴陰陽之聲也陰陽之不能不爲聲猶其不能不爲色也陽聲起于東北故清陰聲起于西南故濁聲之不能不爲清濁猶色之不能不爲舒慘也何者皆是氣也樂生于風風生于氣君子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三皇之世天地之氣漸合矣而未甚也故其樂野五霸之末天地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乖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聲然也以其始者與其末者

而推其中者則五帝之樂惟韶爲盛蓋東南之聲然歟而三王之樂惟武爲疵則西南之聲然歟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嗟夫天下之事難乎其兩盡也哉兩盡爲天下極其斯以爲韶歟而或者以武則疵矣勺之盛何可掩焉嗟夫二毛久矣而染髭鬢真氣憊矣而餌金石多見其無補于壽也由是論之天地之氣蓋大合于唐虞之時而沿商迄周則其漸不合矣乎天地之氣合則爲仁不合則爲義旣曰禮樂皆自仁義出則安得有先後曰六經天地生成夫人也故形氣具形氣具故聲色長樂聲也天一生水而水生聲地二生火而火生水陰也火陽也陽主進而陰主退孔子所以先禮而後樂也雖然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禮中之樂樂中之禮君子則亦混融之而已矣聖人之經五則則七則贅贅未之聞也而或者之論去其樂不殆於別歟樂則別矣吾道不殆於瘖歟嗟夫人之未立言也亦嘗瞑目而混融乎否斷曰陰陽之氣噓吸于四時而清濁之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于四經然則樂也

者與四經相始終歟

文王論

陳傅良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畧盡矣蓋至于易然後喟然歎曰天下之難極于文王文王之心見于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能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爲其然邪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卻以遜陽陽有寢隆之勢而無忌于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于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于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跟叫號之物于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

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爲之則于道虧卻而不爲則于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无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旣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訟獄之歸湯不能使僭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爲異湯而後怨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爲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爲要已使一人而有怨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爲之則人將以湯爲要已夫如是則歸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于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以臣于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率立武王而君之

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屬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劉晏知取子論

陸九淵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子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于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予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于此哉使終于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子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于人之所不見圖之于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子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子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

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邱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于舟車之徭儲藏之利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于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于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輪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囊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子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于常者變之則駭便于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沈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愈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子之說果不易知也

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于中秋毫于百步之外左右前後  
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于  
致六馬于千里之外曲折惟意所適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  
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  
者惟晏而已利病具于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于東渭  
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  
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必嚴也數千里無異于目前至噸呻諧戲不  
敢隱鹽法密于第五琦而地無遺人鼓鑄興于淮楚閒而貨有餘  
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  
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橫不得乘細民之困溺  
簡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  
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鹽權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  
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  
之餘而嚮敵之甲未解也飢疫之後而饋軍之需未艾也上方宵

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違違于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不增役  
而民力紓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  
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疲民力而激便漕之功于難成之  
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于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  
此則韋堅王鎮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  
焉者也至于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  
侈說而不適于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  
足之責房瑄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用之間此則不知堯  
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  
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  
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鎮國忠雖晏所不爲  
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瑄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于  
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于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  
於才根于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

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  
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  
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  
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于才而不出于學根于術  
而不根于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管商曾西之不爲孟子之不願至于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爲帝秦  
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爲如茗橘珍貢常冠諸  
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嚙其口而啖其利爲國  
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于楊炎之擠則其行身敗國者將不  
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爲晏惜而愚獨以爲晏之幸故曰論之  
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于可詆亦不必不與堅錕  
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于孔孟  
毋徒爲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法度總論三篇

葉適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  
嘗不通于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  
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  
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于今是擯古於今絕  
今于古且使不言古則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  
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于此願陛下深  
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  
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  
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  
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于一人之至慮而不合于天下  
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疏矣故臣所謂有獻于此請陛下先觀  
古人之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效之也故觀眾  
器者爲良匠觀眾方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泥古之失  
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人之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非難也陛

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籌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為國之概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為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伯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于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彼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伯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于今者謂王伯之不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行

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係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而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言矣觀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其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為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為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于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為

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于漢南北角立遞興遞滅及其崛起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稽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遽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途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于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靈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若此矣而本朝之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曰柔士氣曰濟人才曰弱舉爲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

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于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至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局鑰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之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于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于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者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讐而不激其忿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于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其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

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疏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于卒歲之久哉

其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于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于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變改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于任子則有數害自員郎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大中大夫待制已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旣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爲士使之知義今也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沈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貢者不成名以官錫之旣不擇賢又不信藝徒

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科所以求卓越多聞之士而責之於計謀取之於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者以罷詩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卻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律勅綜理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而今也禁切監事之法反甚于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



苗市易爲善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而不知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于昭昭之途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也

財計論

葉適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

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于已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恤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于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

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大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于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

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于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顰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于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人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

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其子之財歟  
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  
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于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  
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